

民国世界文学经典译著·文献版(第六辑:德国及俄苏等国小说)

长篇小说

Crime and Punishment

罪与罚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F. Dostoevsky) 著

汪炳琨 译

上海三联书店

民国世界文学经典译著·文献版（第六辑：德国及俄苏等国小说）

◆长篇小说◆

Crime and Punishment

罪与罚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F. Dostoevsky）著 汪炳琨 译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罪与罚 /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王炳琨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8.4
ISBN 978-7-5426-5984-2

I. ①罪… II. ①陀… ②汪…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74560 号

罪与罚

著 者 /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F.dostoevsky)
译 者 / 王炳琨

责任编辑 / 陈启甸
封面设计 / 清 风
责任校对 / 江 岩
策 划 / 嘎 拉
执 行 / 取映文化
监 制 / 姚 军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闵行区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电 话 / 021-22895557
印 刷 / 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50×900 1/16
字 数 / 420 千字
印 张 / 27
书 号 / ISBN 978-7-5426-5984-2 / I.1266
定 价 / 128.00 元

敬启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 0512-52601369

出版人的話

中国现代书面语言的表述方法和体裁样式的形成，是与20世纪上半叶兴起的大量翻译外国作品的影响分不开的。那个时期对于外国作品的翻译，逐渐朝着更为白话的方面发展，使语言的通俗性、叙述的完整性、描写的生动性、刻画的可感性以及句子的逻辑性……都逐渐摆脱了文言文不可避免的局限，影响着文学或其他著述朝着翻译的语言样式发展。这种日趋成熟的翻译语言，推动了白话文运动的兴起，同时也助推了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生成。

中国几千年来来的文学一直是以文言文为主体的。传统的文言文用词简练、韵律有致，清末民初还盛行桐城派的义法，讲究“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但这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情感、叙事和论述的表达，特别是面对西式的多有铺陈性的语境。在西方著作大量涌入的民国初期，文言文开始显得力不从心。取而代之的是在新文化运动中兴起的用白话文的句式、文法、词汇等构建的翻译作品。这样的翻译推动了“白话文革命”。白话文的语句应用，正是通过直接借用西方的语言表述方式的翻译和著述，逐渐演进为现代汉语的语法和形式逻辑。

著译不分家，著译合一。这是当时的独特现象。这套丛书所选的译著，其译者大多是翻译与创作合一的文章大家，是中国现代书面语言表述和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实践者。如林纾、耿济之、伍光建、戴望舒、曾朴、芳信、李劫人、李葆贞、郑振铎、洪灵菲、洪深、李兰、钟宪民、鲁迅、刘半农、朱生豪、王维克、傅雷等。还有一些重要的翻译与创作合一的大家，因丛书选入的译著不涉及未提。

梳理并出版这样一套丛书，是在还原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文献。迄今为止，国人对于世界文学经典的认同，大体没有超出那时的翻译范围。

当今的翻译可以更加成熟地运用现代汉语的句式、语法及逻辑接轨于外文，有能力超越那时的水准。但也有不及那时译者对中国传统语言精当运用的情形，使译述的语句相对冗长。当今的翻译大多是在

著译明确分工的情形下进行，译者就更需要从著译合一的大家那里汲取借鉴。遗憾的是当初的译本已难寻觅，后来重编的版本也难免在经历社会变迁中或多或少失去原本意蕴。特别是那些把原译作为参照力求摆脱原译文字的重译，难免会用同义或相近词句改变当初更恰当的语义。当然，先人为主的翻译可能会让后译者不易企及。原始地再现初时的翻译本貌，也是为当今的翻译提供值得借鉴的蓝本。

搜寻查找并编辑出版这样一套丛书并非易事。

首先确定这些译本在中国是否首译。

其次是这些首译曾经的影响。丛书拾回了许多因种种原因被后来丢弃的不曾重版的当时译著，今天的许多读者不知道有所发生，但在当时确是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再次是翻译的文学体裁尽可能齐全，包括小说、戏剧、传记、诗歌等，展现那时面对世界文学的海纳百川。特别是当时出现了对外国戏剧的大量翻译，这是与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兴起的模仿西方戏剧样式的新剧热潮分不开的。

困难的是，大多原译著，因当时的战乱或条件所限，完好保存下来极难，多有缺页残页或字迹模糊难辨的情况，能以现在这样的面貌呈现，在技术上、编辑校勘上作了十足的努力，达到了完整并清楚阅读的效果，很不容易。

“民国世界文学经典译著·文献版”首编为九辑：一至六辑为长篇小说，61种73卷本；七辑为中短篇小说，11种（集）；八、九辑为戏剧，27种32卷本。总计99种116卷本。其中有些译著当时出版为多卷本，根据容量合订为一卷本。

总之，编辑出版这样一套规模不小的丛书，把世界文学经典译著发生的初始版本再为呈现，对于研究界、翻译界以及感兴趣的读者无疑是件好事，对于文化的积累更是具有延续传承的重要意义。

二

2018年3月1日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F. Dostoevsky) 著 汪炳琨 譯

罪 與 罰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初版

小引

俄國的杜思退益夫斯基，屠格涅夫，和托爾斯泰，這三大文豪，我們可以說不僅是俄國的，也能說是世界的。杜思退益夫斯基氏是一個外科醫生的兒子，於一八二一年生於莫斯科。他從少年時代起，因為突然的刺激，神經受傷，致有癩病，時息時發，他因為常和俄國的農奴貧民接觸，引起了深切的人道主義。同時對於那時流行俄國知識階級中間的社會主義，也發生了濃厚興趣，甚至於組織會社，討論研究。更以做實地工作之故，不久即被政府逮捕，判決死刑；已於十二月冰雪滿地時，綁赴刑場，正將鎗斃之時，忽又蒙沙皇特赦，改派到西比利亞去充軍。杜氏在西比利亞住了六年，天天對着冰天雪地冥想，運用恐怖的心理，作為小說材料，於一八五九年，他才被赦回來，因為生活窮困，便以賣文為生。死於一八八一年。

罪與罰是杜氏的代表作，牠的譯本幾滿佈全世界。裏面寫一個殺人的兇手，並不是因妒忌報仇，謀財而殺人；卻出於悲憤而殺人。後來經過種種的恐怖心理，那個兇手終於自首，沒有貽害他人。在本書裏面充滿着濃厚的人道的色彩，恐怖的心理，和高超的思想。他是代一班被人不齒的，被損害，被侮辱的人說話。杜氏更發現，這班人的行為雖極醜惡，而他們的靈魂卻是純潔的，故他的小說，在字裏行間都蘊藏偉大的愛的精神，有人批評杜氏和托爾斯泰，殊途同歸，無異左右手，做了俄國革命的前驅，這是很確當的。

卷一

第一章

是在七月開始的一個酷熱的晚上，有一個住在S城的青年，從他的寓所樓上出來，懶洋洋地一直向着康橋踱去，看去似有所思般的。

當他在下樓時很敏捷地避開了老板娘的視線。他所住的房間是在一座高聳着的五層樓的房子的屋頂底下，這間房倒很像一隻飲食櫥呢。那每天供給他膳宿和服侍的老板娘是住在下一層樓的，他每次出去時，必須經過她的廚房，廚房的門總是開着的。他每次經過這兒就要發生一種不快的，怕懼的情緒，使他皺着額似覺有點靦然的樣子。爲的他欠老板娘的房金無法償付，委實有點怕看見她呢！

這倒不完全是因爲他的自卑和下賤的緣故。在以前有時，他於某種情形之下用力過度了些，似乎有點變成憂愁病。他不僅怕看見他的老板娘，就是朋友以及無論誰他都怕會見。顯然他是給窮困所捱壓着，但是最近關於他自己職業的重擔已經不再關心，他對於社會上重要的事情也很漠然；他一切想幹的願望早經消滅無餘了。不論什麼，甚至老板娘會作得出來的，對於他都不會有一點真實的畏懼。只是在下樓時在樓梯上，勉強去聽受她的猥瑣的，無關緊要的閒話，以及討索房錢的黏滯以及威迫和怨言等等，他實在無法去應付，求恕，來說誑——不在這情形下，他寧可像一隻貓般地跳下樓梯，溜跑了出去。

可是這天晚上，他走出街坊時，他卻敏銳地感到十分恐懼。

『我想去試驗如同那一類的事情而給這些小事情所牽制了，』他邊想着邊帶着一副奇異的笑臉。『唔……不錯，一切全在一個人的掌握中，他卻給這一切因懦怯而喪失了。這是句名言。須知世人所最怕的是些什麼，這是一樁有趣的事。凡

是新奇的言動，都是世人所最忌憚的……但我因為只會不停的說，因此我一點事兒都不會幹。也許我什麼都不能幹，所以我才不住的喃喃吧。前一月內，在我的窠內躺了幾天地想着這事……殺巨人的那個傑克！我為什麼如今要向那邊去？那椿事我能做嗎？事情重要嗎？一點也不。這真是和自己開玩笑的一個念頭，不錯，就是一個打趣也難說哩。」

街道上格外的熱，既沒有一點風，又極其悶雜，那些粉屑灰塵，棚架瓦塊，老是環繞着他，加上那佩德堡的臭氣蒸蒸在炎熱的夏天，都市中人，關於這種臭氣，都是很受慣了的——這一切的一切，都足使這個已經怠倦極了的青年的神經上加倍地受着苦痛。那些小酒店在這邊星羅棋布着，各處蒸發出來的難耐的臭氣，以及他時刻碰見的醉漢（雖然這是個作工日）這幅使人們難耐的酸苦的圖畫便作成了。這個青年瞬間便在和善的顏面上深深地露出一種厭煩的神色。於此附帶地說明一句，這位青年生的十分俊秀，他高過一般人的平均高度，風格既挺拔，骨肉也停勻，並有着美麗的漆黑的瞳子和烏黝的棕黃色的美髮呢！他漸漸地走進了沈思的境界，確切的講，他已神游物外了；他雖是踱着慢步，可是對於旁邊的東西無意賞觀，而且也沒有去觀察的必要。他有時會不知不覺地自語着，同方才所講的那些自白的一類的言語。這時，他就感覺到他的理想時常矛盾極了，他身體瘦弱得很，而且有幾天他還挨着饑餓呢！

衣服嗎，不用說是很襤褸的了，套上他那樣的壞衣在街道上走，誰都要臉紅的。但在這城市的那一區域，任你怎樣簡陋的衣服穿在身上，誰也不會覺得有什麼。大概是和柴草市集接近吧，有些不三不四的賣買，和狡猾的市儈以及工人們，往往在佩德堡中心的街頭巷尾團團的集合着，形形色色，各類奇怪的人物全有，你看了准會覺得愕然的。在這青年的內心卻有着如此層層的侮辱和苦悶，年青的穿得怎樣漂亮的天性，他毫不介意，自然在街道上更不屑注意自己的壞衣了。有時碰見了稔友或老同學——是的，他不論何時都不情願碰見他們的——的辰光，就未免有點那個了，不過有時一個酒鬼，無意識地正坐着蓬車由一匹拖貨車的馬拖到各處，當他一路趕車前去時，會突然對他叫喊着：「噲，朋友，德國帽販！竭力叫喊並遙指着他——這個青年木木然地站着，抖顫地握牢了自己的帽子。這是從塞麥爾地方買得來的高圓帽，可是已陳舊不堪，而且污染，褪色，扯歪，簡直不像一頂帽子。但他倒並不覺得是羞恥，不過是給另一種和畏怕相類的情緒所抓牢而已。

「是的，」他在昏亂中自語着，「我早曉得它是不堪入目的了！噫，這樣微末的東西，卑卑不足道的小物事，是可以損壞

整個的策略的呀，我的呢帽使人太注目了……它真是一樁可腦可笑的……穿了壞的衣服自然應該搭着一只小帽，不管怎樣陳舊的小帽，只要不是這個怪物。誰要是戴這種帽子，誰便遠遠給人發見了，使人牢牢的記住……原因就在這兒，人家牢記着，就給他們一些記號了。做這種事情的人該努力地去減少旁人的注視……這種小地方，倒是有關大局的。唔，事情雖如此不值得計較，可常會毀壞了一切的事情哩……」

他不必走許多路，心裏也就明白他離開住的房子門口有多遠：七百三十步可不差點兒，有一回他在夢境中已經數得很正確了。他關於這些夢境並不怎麼加以相信，完全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玩弄自己罷了。如今過了一個月後，他對它們便有點不同，他在自言自語中雖常譏諷着自己的懦弱和寡斷，可總不敢捨棄這個『可怖的』夢境中所想試驗的一種事件，這在他自己固然毫無感覺。如今他企圖着去實驗他的策略，跬步之間他的神經就格外的興奮。

他懷着一顆沉鬱的心和一種神經的顫動，走近了一座廣大的房子，一邊朝着運河，一邊是對着街坊。它是租賃給各種勞動者的——裁縫，打小鐵匠，廚役，德國人，以及自食其力的婦女和謄寫員等。這所房子內中的兩個庭院和二扇大門，平時總是不斷地有人往來的。可是這位青年悄悄走過右邊的門，而走上樓，很幸運的一個也碰不見呢！那條後樓梯，陰暗而且狹窄，但他卻知道如何走法，似是一條熟道了。他喜歡這樣的情景，因在如此幽黯底下可不必提心吊膽的害怕着什麼。

『假使我如今受了驚嚇，果真的成爲事實，那末，我正要實行當兒將如何辦呢？』他走到四層樓時不覺自言自問着。他正想進行時給幾個忙於搬運家具的閩人礙着了。他明白這層樓是一個衙門裏幹公事的德國書記和他的家眷住的。而這時那個德國人正在搬家哩，因此這四層樓除了那老嫗外別無他人了。『總之，這是一樁美事呢！』他邊想着，邊捺老嫗樓房的門鈴。接着發出一陣細澀的鈴聲，好似錫做的聲音。這小巧的樓房裏多裝着那樣的門鈴的。他忘了那鈴兒，不過牠的特別的鈴聲卻使他想起了什麼事情似的，並且將這事情明晰地呈現着了……現在他嚇了，他的神經分外地緊張。瞬間那門漏了一絲門隙，老嫗並沒有仔細地由門隙窺察她的客人，除掉黑暗中閃出她的小眼珠外，什麼也沒有。但她瞧見了，在樓梯頭有好多人，便大着膽，把門開了。這青年便退到黑暗的進口處，這是由廚房打開過來的。老嫗只是朝着他這邊看，似在察看着他。她是個年已花甲，瘦削的，乾枯如柴的老嫗，眼睛銳利而兇狠，帶着一個尖削的扁鼻頭。她的無光的，燻白的頭髮

榻上，上了一層油，並沒有包着什麼。穿着一雙細長的，活似雞皮一樣的打着結的一種呢絨，她似不覺得熱，在肩膀上披着一條帶黃色而醜陋的披肩。她時時咯咳着，呻吟着。這時那懷疑的閃光又在她的眼中射出，我想那青年定帶着一種異樣的表情瞧她呢。

「拉斯科納夫，是一個大學生，前一個月我曾來過這兒呢。」他俯屈着腰，表示謙敬地輕說着。

「我知道的十分明白，你到過這邊，先生。」老嫗毫不隱秘地答着，仍舊把她的眼睛灼灼地看住他的臉部。

「此刻……我是爲着那事第二次的跑來了。」拉斯科納夫又說道，他對於老嫗的懷疑似乎感覺昏惑了。「也許她常是那個樣兒的，不過平時我沒有仔細留心呢。」他狐疑不定的忖着。

那老嫗站着，若有所思般的，立刻向一邊走去，一邊指着房門口，讓客人在前面走去，她說着：

「進去吧，先生。」

青年走進了房間，其時黃昏的太陽光溜進屋內，牆壁上糊的黃色壁紙，分外的發亮，窗上布置着風尾草和紗織的窗簾。「太陽在那時不也是像如此照耀着吧！」這偶然思想從拉斯科納夫的心胸滑過，他東張西瞧的觀察房中的一切陳設和位置。房中並無長物。一切用具都很陳舊，且是黃藥製的，只有一條碩大的木靠背的沙發，一張橢圓的檯桌放在前面，兩窗戶中間擺列着一張有鏡子的梳妝檯，也有幾條椅子依着牆壁放着，幾張不值什麼的帶黃色的圖畫，上面畫的是日耳曼姑娘手上提着鳥兒的畫。此外，在牆角有一盞放在一個小聖母像前點着的長明燈。一切簡單而雅潔；地坪用具也擦得很亮；一切都在閃閃發着光采。

「想必是利塞惠泰收拾的吧。」他想着。在這兒一點看不出醜陋呢！

「只有潑辣的老寡婦們的房子中能夠如此的雅潔吧。」拉斯科納夫想着。他又把好奇的眼光投進那另一小房的門廉上，在那間小房中放着老嫗的臥牀和有抽斗的桌櫃，以前他未曾向那邊看過。這兩房間是相聯的。

「你有什麼事體呀？」老嫗走到房內厲聲問着，和以前一樣地站在他前面，瞧着他的臉孔。

「我有點物事拿到這兒來典當呢。」他從衣袋裏取出一個古老的平滑的銀錶，錶的下面雕着一個小圓球；鍊條是鋼

製的。

「你上回的當物已到期了。上月滿期的。」

「我會付你另外一個月的利金的，稍過幾天吧！」

「先生，你要知道我是會隨便去做的，過幾天也許將你的東西估售啦！」

「這隻表你願給我什麼價值呢，阿里拿伊夫諾老太太？」

「你把這種壞東西拿來，能值些什麼，那回你的戒指我付你兩個盧布已很吃虧，人家一個半盧布就可以在珠寶店裏買得一個好的了。」

「請給我四個盧布好吧，我要贖的，這只錶是我父親留給我的。不久我會弄到一點錢呢。」

「一個半盧布，你假使可以，而且利息要先付。」

「一個半盧布嗎？」青年不覺喊了聲。

「還給你吧」——老嫗將錶還給他。他異常懊憤的接着，立刻想要出去，可是他又壓制着自己因他想到並沒有什麼地方可以脫手的，而且他還有另外的一個目的呀！

「給我吧。」他憤憤地說着。

於是老嫗在衣袋裏摸摸鎖匙，翩然地離開房間，門簾啓處瞬已不見了。他孤零的留在房中呆着，靜悄悄地思索着。這時靜得能夠聽見她在裏面開那有抽斗的大櫃的聲音呢。

「想是個抽斗。」他想着。「是的，她把鎖匙放在右首一個衣袋中。連在鐵鏈上的……其中有一個鎖匙，比其他的大三倍，深陷的凹齒，那不會是開抽斗的大櫃的鎖匙吧……我想必另外有大櫃或保險箱吧……這倒可以詳加推究呢。保險箱往往用那類的鎖匙的……然而她太侮藐人了！」

老嫗重又進來了。

「如此吧，先生：一個盧布每月需十個戈璧的利息，那我須先從一個半盧布中扣下這個月的十五個戈璧。我以前曾借

給你兩個盧布，現在一同結算，你該我二十個戈壁。合計是三十五個戈壁。那末你這只錶我只能給你一個盧布零十五個戈壁了，這些拿去吧！」

「什麼話！如今只有一個盧布零十五個戈壁嗎？」

「是的。」

青年不再與她辯論，只得忍氣吞聲拿了錢。看了看她，不慌不忙地走出，似乎尚有什麼事情待幹般的，他自己也茫然了。『過幾天我也許拿別種東西給你，阿里拿伊夫諾太太——一種銀製的，值錢的物事——一只煙匣，我由朋友處拿回來就送過來……』『替亂中他又戛然而止了。』

「那將來再說吧，先生。」

「再見——你常是孤零地一人在這兒嗎，你的令妹不和你一起住麼？」他走到走廊上的時候，突然地問着她。

「我妹和你有什麼干係呢，先生？」

「噢，沒有什麼的，我不過順便問問，你太過慮了……再見，阿里拿伊夫諾太太。」

拉斯科納夫茫然若有所失的走了出來。當他下樓時，手足竟不知所措，甚至木然地發呆了好幾次，彷彿受什麼念頭刺傷了般的。他走到街道上時，他不禁喊着：『喂，老天呀，這是怎麼地難堪！我難道真的會……不是，決不，胡說！』他剛復地接連說着：『那樣殘酷的事兒怎麼會跑進我的腦筋來？我心內能容下這樣醜惡的物事。不錯，整整的一月我全在……超出一切地污穢，狼狽，可恨，可惱……』他的替亂的情緒是無法表顯的了。在他到老嫗那邊去的辰光，心裏就感到重重的壓迫和痛苦，以及劇烈的憎厭的情感。有時造成如此固定的方式，他自己也不曉得怎樣去避免他的苦難呀。他東歪西倒地沿着側道走去，走到了第二條街道時，他才恢復了固有的意識。擡頭一瞧，自己已在一家酒店門口了，走進這酒店有踏步，從旁路走到了最下室。這時恰有兩個酒鬼從裏面出來，一路嬉着扶着，走上踏步了。拉斯科納夫不假思索，立刻便從踏步走去。他以前從未進過酒店，不過如今他感覺頭昏，且給一種熾熱的欲望所糾纏。他覺得自己的神思恍惚是饑餓的關係，他渴望着來這麼幾杯冷啤酒，他在污穢而黑暗的一角裏找到了油膩的小桌邊坐下，喝了幾杯啤酒，他方才覺得舒快許多；他的頭腦

也清楚得多了。

『一切的事情都沒有意義呀！』他興奮地說着，『沒什麼可惱的事兒！只是身體的偶爾紊亂。一杯啤酒，幾塊麪包——立刻便可恢復原狀，心神自然清明，意志自然安穩！』這點芥子大的事，又怎值得擾亂我的心呢！』

他不問旁人怎麼的鄙夷議論，目前在精神方面是很舒暢的，似乎脫下了千斤重擔了。他溫和地向四面瞧着屋內的人們。其時，他又覺着前面有一個曖昧的朕兆，方才這快活的心緒，不免是有點變態呢。

酒店裏這時顧客很少。除了他在階階上看見的兩個醉漢外，還有一夥人，其中五六個男人，以及一個提着手琴的姑娘也在那時離座了。因此，這屋內更加顯出靜寂而空虛。此刻留在酒店裏，只有一個像是工匠，半醉的了，對着一瓶酒發呆，一位是他的同道，高個兒的軀幹，雪白的鬚髮，套上一件短上襖。他已十分醉了，躺在長椅上酣睡着；可是他在睡夢中，好幾次彈着手指，雙腿箕踞，上部身體常常抽動，而且他並唱着那些低級趣味的俚歌，如下面一類的：

『他的妻他愛上了累月窮年，

他的妻他——他愛上了——累月窮年。』

有時突然又變換了：

『隨着衆人行列向前進，

他曾遇見他的知己人。』

他的快樂就沒有人敢去擾亂。他的同道，無聲息地只是懷着一些齷視和懷疑，朝着他那邊眈眈眼。這時酒店中還有一個人物，看去彷彿是一個失業的衙門書記。他孤零坐着，時時喝着瓶中的酒，冷眼地在瞧旁邊的一切人。他看去也像有點鬱鬱的樣子。

第二章

拉斯科納夫是離羣獨處的一個人，他關於這個傾向，近來似乎更顯明了。不過日來他的內心忽然渴望着有一種需和

人家共營生活的企圖。似乎是一種新的種子在他的內心理下了，他覺得對於友伴有結交的必要。整整地一月爲了不中意和憂愁的交迫，他是異常地頹唐了，他想着休息，希望有一短時間的興奮，不論怎樣的處境，四週的環繞的污穢，他厭道遙地就留在酒店中。

酒店的老板在另外一間房中，他卻時常要到客廳來走走的，他的漂亮的塗油的皮靴，繫着赭色的倒垂的靴統，這在他身體各分是很觸目的東西。他披上了常禮服，並套上一件非常油穢的黑背襖，也沒領帶的，他臉部看去像揩了一層油似的。櫃檯旁有幾個年輕的小招待侍候着客人的呼應。櫃檯上安放著許多切碎的醬瓜，幾塊黑麵包，幾碟氣味難聞的小魚塊，旁邊的酒精的氣息又很濃重，所以在這樣環境中坐上五分鐘，簡直悶得難耐，早可以使人醺醺然了。

這兒在未和那些客人打招呼之前，第一樁我們便可以看見許多陌生同志的不期而遇。離拉斯科納夫坐位很近的，就是那像是失業的書記，他在拉斯科納夫的心目中就是這樣的印象。這青年時時回憶着這個印象，並且目爲一種預徵。他時常看看書記，無疑的是因爲後者常是注意着他，並且有和他攀談的意思。對於店內任何人們，連酒店老板也是，這位書記似乎和他們太熟稔的緣故，他對他們似有不屑與交而露出一種傲慢的輕侮模樣，顯然因爲他比他們的身價和知識上都高了一些，同他們談話簡直對他無益。他大約已經過了五十歲的人，頭髮稀疏而斑白了，中等的身材，長的很壯健。他的臉頰因好酒的緣故時常發腫，發出黃而帶青的顏色，眼皮腫着，銳敏的紅着的兩眼，從細眼縫中射出光輝，在這裏面藏有一種奇怪的光焰，彷彿是濃厚的情感——甚且還藏有思想和智慧，但是另外卻還有着一絲有些像狂人的光采。他穿的是一件襤得不可堪的黑外服，只有一個鈕扣是存在的，就是他所扣的那一個，皺疊的襯衣前面，染着些斑點，由他的帆布背心的凸出而更可看得清楚。他同別的書記一樣，沒有一點鬚髮，但顯然好久沒刮臉了，他的下頰看去活像一把黑色的刷帚。他有可欽敬之處，在舉止上也酷似一個官員。他常亂搔着頭皮，有時把頭伏在兩手掌中，垂頭喪氣地把不大清潔的肘臂擱在油膩的桌邊。他注視着拉斯科納夫，最後高聲說着：

「先生，你能和我作一度談話麼？你的外貌雖不怎麼可敬，但我看你是個受教育過的人，不類喝悶酒的。在我腦筋清楚時，我是重視教育的一個人，而且我也是一個有官職的名譽顧問哩。我名叫馬耳朵夫，請教先生，你在那兒得意呢？」

「不，我在念書哩。」青年答着。他覺得面前這位談論家，如此開門見山地和他攀話，着實有點驚奇。雖然他方才正感着求友的冀望，但當真的有人來和他談話時，他又立刻感到怎樣親昵他的陌生人，會習慣地發生一種討厭卑夷的情狀的。

「那是一箇讀書人了，也許從前是一個學生吧？」書記高聲地問着。「這正給我猜着了！我是個善觀，面色具有經驗的人呢！哈哈！」他手指着自己的前額。「你是個學生，在文化機關……請你原諒……」他說完站起來，顫抖的舉起酒壺和玻璃杯，在青年旁邊一骨碌坐下了。顯然他已醉了。但說話並不艱澀，只不過有時前後不對的拖長着字句罷了。他那麼饕餮地包圍着拉斯科納夫，似乎他幾個月沒有和人家說過話般的。

「先生！」他謙恭地說道，「貧非罪，這是一句至理名言。可是貪酒也不是一樁美德呢。然而求乞，先生，求乞倒是罪呢！貧困中，你仍可以保持着永久高尚的靈魂，但求乞時——不行——沒一個好的。凡是求乞者並不是給人用棍杖驅出人類的社會，乃是給人們的掃帚掃出去的，如此地受人侮辱到極頂，這是該當的，因為在求乞時，自己願意去受侮辱呀。因此我到小酒店來了，先生，在一個月前，拉比緩夫先生他打我的妻，我絕不介意，因我的妻和我是二件事呀！你懂了嗎？請原諒我別無目的的好奇心，恕我問你一句：你從前在尼爾河上的草船上宿過夜沒有？」

「不，我沒有宿過夜。」拉斯科納夫答着。「你問這話是什麼意思呢？」

「我剛從一隻草船上來呢，我宿在那兒這是第五夜了……」他把酒杯節得滿滿，然後一口氣喝完，柴草在他的頭髮衣服上的確還黏着一點。大概他在前五天內並沒解衣也沒洗臉過。他兩隻黑指甲的手十分污穢而且紅腫。

他的講話雖無精彩卻喚起了全店的注意。櫃臺旁的那兩個招待也笑了。酒店老板，為要聽這「滑稽的腳色」的談話，也就在他附近地方坐了，打着幾個呵欠，卻是莊重的。這更顯得馬耳朶夫在這邊是個老顧客，他因為常常由於和酒店裏各種陌生人的談話，學得了談空說有的壞習慣。這是許多酒鬼當然的習性，尤其在那些被家中的妻子管得非常嚴緊的本分的男人。所以在和同志一塊飲酒時，他們極力要證明自己的有見識，並且還要賺一班人的敬重呢。

「好個滑稽的腳色！」酒店老板帶朝諷的說着。「你假使有事情的人，為什麼還不去辦公呢？怎麼不去盡你職？」

「怎麼我不去盡職，先生。」馬耳朶夫接着說，只是向着拉斯科納夫這邊說，彷彿是他問那句話般的。「為什麼我不去

盡職？我一想到自己是個不中用的爛坯，我的心不難過嗎？一月前，拉比綏夫先生他敲打我的妻，我醉臥着，我不難過麼？原恕點，朋友，你會做過這種事……唔……沒望地向人借貸沒有？」

「做過的，但怎樣叫「沒望地」呢？」

「「沒望地」的意義，是當你早曉得借貸是不會成功的時候。譬如說罷，你是早就明白這個人，這個最受人欽敬足為模範的紳民，但他無論怎樣不借給你，我問你，他什麼理由要給你呢？他曉得我是借而不還的。因為憐惜嗎？與現代思潮同進的拉比綏夫先生，他說明科學自身近來是不許有憐惜的，英格蘭如今就是這樣，那邊有的是政治經濟學。我且問你一聲，為什麼他應該把錢給我呢？可是我雖曉得他不借給，我卻仍往他那裏鑽，但……」

「那你為什麼還要去？」拉斯科納夫驕說着。

「哦，一個人沒有辦法，毫無去處的當兒！那末他就得找個地方去。因有時人必須尋個地方去鑽呀！我的小女兒當她拿着那張黃花照（妓女執照）出去時，我便也得走……（因我的小女兒她有一張黃花照）」他驕入了這幾句，並露出一種忸怩的神情瞧着青年。「這沒多大關係，先生，這沒多大關係呀！」他又匆遽地說下去，並露出十分鎮靜的情緒，那時櫃臺旁的兩個小招待，甚至酒店老板也都笑了起來——「這不打緊，我決不會給他們的譏侮所搖惑的；這事的秘密既已大家知曉，那末一切的事都已公開了。我稍自卑，卻不是侮藐，承認了。去它的吧！去它的吧！」你看這個人！恕我吧，青年，你……不，更着力的說你是不是要說或者敢說，我是一條豬仔不會？」

青年不說什麼。

「哦，」這位辯說家看見屋內笑聲沉靜了，又復開着話匣了，但稍稍加增了他的嚴肅態度。「哦，去它的吧，我就算一條豬仔，但我的小女到是一個體面的太太呢！我雖不很像樣，但茄里伊夫亞我的妻到是個有智識的人，並且是一個軍官的女兒呢。我就使是一個流氓，她到是一個有好心腸的女人呢，有情感，有知識的。不過……唔，只要她能對我好好的！先生呀！你沒知人們至少須有人好好待他才對！但是茄里伊夫亞，她雖寬宏，卻很自私……這，我雖曉得，當她抓我頭髮時，是由於愛憐才那樣的——我不必諱說，她抓我的頭髮，青年！」四面又起了一陣笑聲，於是他又嚴肅說了。——「是的，老天，假使她有一回。」